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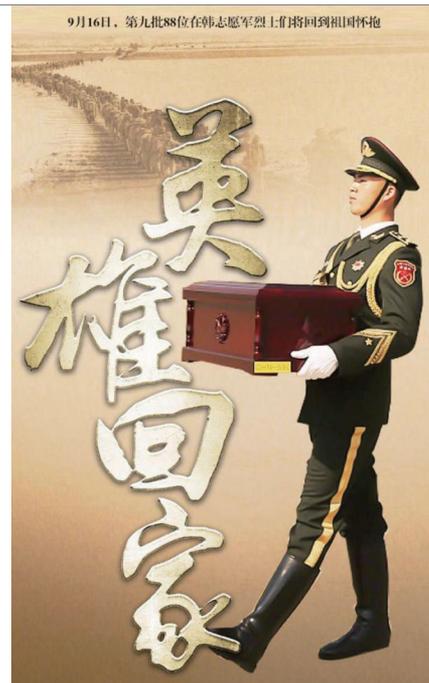
# 9月16日,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空军将以“双20”列阵长空 告慰革命先烈

新华社沈阳9月14日电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将于9月14日至17日实施。14日上午,空军一架运-20飞机从华北某机场起飞,执行赴韩国迎接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。

自2014年起,我国已连续8年接待825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。2015年以来,空军每年都派出飞机赴韩执行迎接任务。2020年和2021年,空军派出国产大型运输机运-20执飞此项任务。在历次接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任务中,机组官兵以一流的技术、过硬的作风展现了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形象风采。

运-20飞行员孟洋是第二次执行迎接任务,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将用精准完美的飞行,安全平稳接英雄们回家。

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说,9月16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时,歼-20将在中国领空为运-20护航。届时,空军将以“双20”列阵长空,告慰革命先烈。



图据人民日报微博

## 老战士·思念

### 90岁志愿军老兵李维波： 等候60多年，只为再看兄弟们一眼

每年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时,迎接的队伍中总有一位身着军装、两鬓斑白的老人。他挺直腰杆,目视前方,抬起右臂敬一个标准的军礼……

“只要听说兄弟们回来了,我都要去接他们。想再看看战友,告诉兄弟们,‘他们的血没有白流!’”90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维波说。

几天前,李维波再次拿出那套珍藏已久的老式军装,小心翼翼地挂上军功章,平整后放进衣柜,等着迎接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时穿上它。

“昨天的事情我都忘了,但是70多年前的事情我忘不了。”李维波说。

1950年10月,李维波从东北军政大学提前毕业,被分配到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4团学习苏式高射炮操作,后又分配到驻吉林省辑安县(现集安)解放村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1团二连,负责保卫中朝通道辑安鸭绿江桥和朝鲜满浦。

为了保卫辑安鸭绿江桥,李维波从分到501团二连的那天起,直到抗美援朝



9月13日,志愿军老兵李维波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活动。

朝战争结束,将近三年时间,他几乎没离开过自己的炮位。“无论冬夏,晚上都睡

在炮位旁边。最远就是到炊事班打饭、打菜,距离炮位也不过200米。”

战场艰苦,陪李维波挨过那段日子的,是一个个难忘的战友。“冻脚不?凉不凉?”当时冬天气温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,班长经常这样小声问李维波,怕他冻坏了。班长看李维波在炮位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,就跑去苞米地里,用捡来的苞米皮做了一个小坐垫给他。

如今,已是耄耋老人的李维波回忆起班长用苞米皮做的小坐垫时,仍满脸幸福。

可是,自从回国之后,李维波就再也没有见过班长。“我回来了,可我的战友,有的再也回不来了……”每每想起这些,李维波的眼圈就红了。

2014年,第一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得知这一消息的李维波激动不已。“60多年过去了,战友们终于回家了。”

那天早上5点,天刚微亮,李维波就穿好军装,独自一人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,静静等待。

当载着棺椁的车队驶近陵园门口时,李维波摘掉军帽,挺直腰杆,对着车队缓缓抬起右臂,敬了一个标准军礼,直到最后一辆礼车远去。那一刻,他仿佛又看见一个个熟悉的面庞:他们戴着红花,穿着军装……
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,但我知道,你们都是我的战友、亲人,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!”李维波嗓音嘶哑,喃喃说道。

从那时起,李维波每年都会穿上那件珍藏的军装,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,迎接那些阔别祖国多年的战友。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祖国的怀念、亲人的怀念,终于实现了。”李维波一字一顿,哽咽地说。

“我忘不了那段烽烟岁月,更忘不了献出生命的战友。”李维波说,他要替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尽责,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,让更多的人知道抗美援朝胜利的伟大意义与和平的来之不易。

文图均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## 寻亲者·守候

###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王春婕： 守候18载，只为更多烈士与亲人“重逢”

今年将第九次参加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工作的王春婕,期待着有更多烈士遗物随遗骸回国,帮助烈士确认身份,寻找到亲人。

43岁的王春婕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,在陵园工作了18年。她在一次翻阅“烈士亲属来访登记簿”时发现,123位烈士中,53人的名字下一直是空白。他们是没有亲人,还是亲人不知道烈士葬在哪里?替英雄寻亲就此成了王春婕和同事心中的执念。

2008年,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联合当地媒体发起了“期待重逢·寻找烈士亲人”活动,在媒体发布信息和各界人士努力下,这些烈士的亲属相继有了音信。

“哥呀,可找到你了,50多年啊……”2008年4月2日,烈士林广山的弟弟林光海扑通一声跪在哥哥墓前的场景,让王春婕终生难忘。

“林光海是寻亲活动启动后,第一个来陵园的烈士亲属。还有一些烈士亲属抱着墓碑号啕大哭,看到的人,没有不落



2019年,王春婕(左)到湖北省利川市龙兴村冉方章家中征集冉绪碧烈士遗物。

泪的。”王春婕说,还记得年过六旬的王先侠第一次来陵园时,在父亲王守正的墓前长跪不起。“她哭着说,爸,我找了您57年,今天给您磕57个头……”

每每看到这些“重逢”,王春婕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。如今,53位烈士已全部找到亲人,但王春婕的工作并未结束。

穿过123座烈士墓,是陵园下沉式纪念广场,下面的地宫中安葬着之前八批归国的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。他们,大多无名。

王春婕说,2014年,首批烈士遗骸灵柩抵达前,许多志愿军老兵和烈士家属就守在陵园门口。“当载着棺椁的大巴车驶近时,一位阿姨边哭边喊‘爸爸,爸爸,你回家了!’”每每忆及这一幕,王春婕都泪眼婆娑。

“其实,她并不知道回来的有没有她父亲,但她也要喊一喊,哪怕有一线希望。”王春婕说。

面对一具具骸骨,无名或许是宿命。然而,随烈士遗骸一同回国的遗物中,一些刻着名字的印章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经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,通过印章确认、DNA比对等方式,至今已帮助10位烈士找到了亲人。

见见烈士的亲人,听听更多的故

事,成了王春婕又一个愿望。

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,距离沈阳2300余公里。下了火车,换大巴,没了客车搭便车,下了便车走山路。就这样,2019年,王春婕和同事用了一天半时间,来到烈士冉绪碧的家乡,见到他的侄子冉方章。

王春婕记得,当时正在房前挖红薯的冉方章看到他们时,赶紧把手洗一洗,小心翼翼地把三件遗物捧出来——一把木制算盘、一盏油灯和一个木制书箱。

“是书生,也是战士。”王春婕的脑子里勾勒出冉绪碧的模样。

最终,冉方章决定把遗物交给王春婕。他说,烈士陵园是“么爸”安息的地方,这些物品应该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

“在陵园工作了18年,我期待见到更多‘重逢’。”王春婕说,“为了做好这份工作,我曾无数次翻阅史料,一次次学习,一次次讲解,一次次被震撼,一次次被感动。每当我面对墓碑时,总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推动着我,要为烈士做些什么。让无名者有名,让英雄找到亲人。” 文图均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